



## 2026 柔佛州选之选情分析

9-7-2026

华研智库

2026 柔佛州议会的选举，作为第 16 届国会大选前全国第一个举行的州选，这场选举不仅决定未来五年的柔佛州政府组成，更被视为来届全国大选的重要风向标。无论是国阵、希盟、国盟及其他小型政党，都希望透过柔佛州选测试各自的竞选策略，并借此调整未来全国大选的结盟方向与竞选部署。

在选战进入第二周后，若从目前的政治格局观察，本届州选最关键之处，并非单纯是哪一个联盟能够赢得多少席位，而是柔佛政治生态是否出现结构性的改变。有数个课题，将决定未来柔佛乃至全国政治的发展方向：第一，华人政治是否有回流国阵的趋势，且政治疲惫感会否对投票率带来影响。第二，伊斯兰党推动的政治伊斯兰路线，是否能够突破柔佛的社会基础。第三，占全州五成四选民数的马来政治动向，如何决定未来马来政党的合作模式。

在 270 万选民中，虽然马来裔约占五成四，但是有 30 个（即超过一半）选区的非马来选民就超过 40%。因此，华裔与印裔选民的投票率与投票倾向，将有机会决定组织政府的联盟。2018 年全国大选，华印裔在柔佛州一面倒支持希盟，即便仅取得 28% 的马来选民支持，希盟也能赢得 36 席。因此非马来选票若有高投票率与选票集中的趋势，会有撼动政权之可能。

柔佛华人社会与中、北马不同，其政治文化向来较为务实与温和，更重视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及地方服务，而非激进改革。这种政治文化过去曾使国阵长期维持优势。然而，随着国家治理成为选民更关注的议题，加上越堤族、新生代及受教育群体不断扩大，华人选民的政治判断标准，已逐渐从地方服务转向国家治理能力。然而，非马来选民尤其是华裔，如今因部分人士对团结政府施政不满，可能出现选票转向之情况，甚至对大局倦怠而影响投票意愿。

无论如何，当前柔佛华人政治并没有重新回到 2013 年前的格局，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华人选民开始以政府施政表现、政策落实及经济环境作为评估标准，本届州选投票率有可能下降，或局部流动至其他政党，诸如同心党等小党，但是显着回流国阵的可能性较低。

不少华裔选民将本次州选定调为大选前哨战。他们预计针对纳吉特赦案，以及巫伊两党可能的合作模式进行表态。此外，投票率的高低，也等同于选民对改革及捍卫世俗



政权的集体回应。若这些课题能催出大量游子回乡投票，即足以证明选民对此重视和不愿妥协。

### 行动党的选情

行动党背负了团结政府的施政包袱，目前正为保住 10 个议席而陷入激战。由于有九个议席正面对垒马华公会，双方有着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。儘管行动党先前在沙巴州选中八席全败，但类似结果在柔佛州重演的机率极低。毕竟两州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，马来半岛的选举又长期受到种族与宗教意识形态的拉扯，在基本盘未受重创的形势下，行动党在柔佛州全军复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行动党所捍卫的 10 席中，其中 6 席华裔选民超过五成，有较大机会能继续守土。华裔选民占 61% 的士姑来，自 2008 年以来该党连续四届取得大胜，但本届因玛丽娜事件，令行动党形象受到影响。虽然初期引来支持者的不满，但后期被淡化处理，相信只会带来有限影响。在帆加兰和明吉摩州议席方面，行动党派出新兵上阵，反观马华候选人则是地方上熟悉的人士，或有助于国阵拉近与希盟的得票距离。

行动党另外四个要捍卫的选区，华裔选民并不过半（利民达、东甲、柔佛再也和柏岭），后三席由于国盟缺席，可能有利于国阵，而投票率将决定希盟能否捍卫这些议席。以上届州选双方得票最接近的东甲为例，当国会大选的投票率冲破七成时，希盟的多数票即上涨至近八千票。若投票率越趋近于国选，希盟胜选的机率就越高。

上届州选柔佛州的投票率仅五成五，华裔选民的投票率更低至四成五，主要原因是疫情，许多游子没有回乡投票，部分当地的选民因害怕感染，投票也未踴躍。但八个月后举行的国选，投票率上涨到近七成五。本届州选，希盟若将投票率提升至六成五，不仅有机会捍卫原有的选区，甚至可攻下部分国阵在上届险胜的议席。

### 马华公会的选情

竞选期间，伊斯兰党公开呼吁支持者把票投给马华和国大党。若国阵因为伊党的力挺而大胜，最后成为州政府的一份子，引入对非穆斯林权利受影响的议程，将加剧非马来选民的担忧。若相关课题在华裔社群发酵，将会让原本不满希盟的选民，打消转移支持马华的念头。伊党在柔佛州基本盘原本不强，若助力效果又不大，将对马华带来得不偿失的效应。

本届州选马华竞选 15 席，其中 4 席（彼咯、永平、巴罗和北干那那）是守土的选区，由原任议员上阵，相信在现任者优势的加持下将成功捍卫有关选区。至于透过柏岭交换而来的拉央拉央，因为马来选民比例超过六成五，除非退出巫统而采用国盟旗帜上阵的原任议员，能扭转多数马来选民支持，马华料将可攻下这个首度上阵的议席。另



外，在上届州选以微差败选的利民达、东甲和柔佛再也，尤其后二者，若因国盟没有竞选而让马华得利，将影响马华能不能达到保 4 抢 4 的目标。

### 马来选票流向

本届柔佛州选另一项更值得观察的发展，是政治伊斯兰在柔佛的发展空间。由于国盟仅竞逐 56 席中的 33 席，在其余选区让路予国阵，使外界关注伊斯兰党与巫统之间是否正逐步建立合作关系。但是，即便双方未来在政治层面出现更多合作，也不代表政治伊斯兰将成为柔佛州的主流政治路线。

长期以来，柔佛王室倡导的柔佛民族观强调地方认同、多元共存及社会包容，并建立了一套结合传统王室、现代行政及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。柔佛长期与新加坡维持密切的经济联系，大量居民跨境就业，他们认为经济稳定与开放的环境，远比意识形态更具现实意义。这些因素都会共同制约政治伊斯兰的进一步扩张。

在 2022 年州选，虽然国盟在柔佛州表现并不如半岛北部和东海岸来得震撼，却在这个巫统的诞生地赢得四成五的马来选票。可是因为柔佛州绝大多数议席为华裔或混合选区，因此有关得票并无法清楚反映在胜选席次上。随着土团党和伊斯兰党的分道扬镳，国盟能量略有式微，在沒有国盟候选人的选区，原本的国盟支持者选票如何转向，将影响未来马来政党之间的整合。

国盟在 2022 年大选的逆袭，被称为绿潮，实际上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总和而成。支持国盟的马来选民，共有四类，分别是（一）伊党党员，（二）土团党的核心支持者，另两个关键群体，就是（三）支持慕尤丁出任首相的马来中间选民，以及（四）试图终结巫统霸权、对体制不满者。第四类选民在 2018 年极有可能多数把票投给希盟。后二者的态度和选票流向，在决定本届州选能否出现预料之外的结果。

即便伊斯兰党呼吁马来选民，在国盟没有竞选的议席支持国阵，但第三、四类选民未必会遵从有关呼吁。而第四类甚至可能把票投给希盟，进而巩固反巫统的票源。如果第二和三类选民，因为同情慕尤丁的遭遇和不满伊党对土团党用完即弃的作为，最后选择支持希盟，则 20 个马来选民介于 50% 和 65% 的选区，将可能会出现逆转。在这类选区中，在 2018 年大选时有 16 席是由希盟赢下。

虽然竞选期开始后，不断出现对巫统选情有冲击的黑天鹅效应，可是以上假设若要成立，仍须借助更多土团党领袖的倒戈、非马来选民的高投票率，同时高度的选票集中，这几个因素加总后，希盟方有突围之可能。

### 印裔选民动向



至于仅占全州选民数 7% 的印裔选民，在部分选区或将扮演关键少数力量。柔佛有 16 个选区印裔比例超过一成，包括被视为边缘选区的柏岭、优景镇和东甲。印裔社群长期以来在政治、经济，甚至是社会福利上，都被视为边缘或弱势群体。

近期因兴都庙与非法占地的课题，触动了该群体的神经，影响了他们对团结政府支持。整体的印裔选票走向，有出现显着回流国阵的迹象。这个现象并不表示印裔选民认同国阵甚至是印度国大党，而是印裔社群普遍认为纳吉主政时期，该群体获得较为公平和友善的对待。

### 小党生存空间

另一方面，除了三大主要政治联盟外，竞选 4 席的睦达党与首次粉墨登场便竞选 15 席的同心党，是否有机会取得突破，将会未来全国大选埋下重要伏笔。这两个小党因为与希盟在政治光谱位置上较为相近，有一小部份对希盟改革议程不满的选民，会转移支持给他们。无论如何，在现有选制对大党较为有利的情况下，小党要在大党夹攻时突围，需要有特殊的客观条件加持。不过，如果同心党在柔佛再也选区得以保住按柜金，有可能导致行动党因选票被分裂而败选，並突显小党的威胁能力。

同心党在本次州选把主力放在大新山都会区，透过对宏观议题的关注，以及尝试争取对改革议程抱有认同感的选民，让希盟落入被动的局面。在上届州选希盟以微弱多数票胜出的选区，如柔佛再也、柏岭和武吉峇都，面对选票可能被分散的挑战。

### 总结

原本在选战初期陷入苦战的希盟，在经历一周的竞选期后，基本盘整体上逐渐稳固。若要在最后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则要冲高游子的投票率，以及争取到上届国选支持国盟的马来游离选票。作为希盟主要支持群的华裔选民，预计投票率会介于五成五至六成，虽显著高于 2022 年州选的四成五，但仍低于 2022 年 11 月的国会大选。若选战最后升温将华裔投票率推高至六成五，将有助于强化所有边缘选区的支持率。

至于在州议会解散后在声势上占上风的国阵，若仅取得小胜甚至是低于原本的 40 席，只能说是维持现状，甚至曝露州务大臣翁哈菲之在选战上先盛后衰的问题。这将对巫统在即将举行的森美兰和马六甲州选举，带来负面的影响，而且也反映出伊党的礼让，并没有对国阵的优势带来太大的贡献。这将让巫统在柔佛州选后思考，应否和伊党进一步的合作，以免国阵陷入得不偿失的尴尬局面。